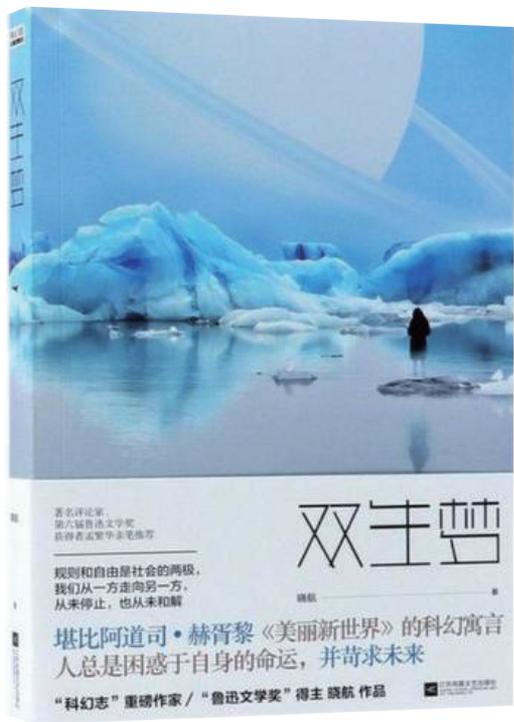


鲁迅文学奖得主的“科幻”新作



《双生梦》
晓航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许多科幻小说中,相较于架构完整的世界、精密运作的科学原理,人性似乎总是以“故障”的方式出现,而恰是这种“故障”,会击穿严丝合缝的逻辑预设,成为故事中核心的矛盾与转折。理性与情感,总有些水火不容的味道,而这种对立在科学革命之后变得愈发激烈:科学强调客观的过程与结果,而主观的人性往往会带来

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引发伦理隐忧。比较突出的例子,便是近来热议的人工智能话题:如果说人工智能可以在围棋项目上胜过人类,还能进行自然的对话,那么科技是否能造出完美的人?如果有了完美的人,那么我们这些带有各种缺憾的自然人,又该如何自处?

曾以科幻小说《师兄的透镜》获

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晓航,在新作《双生梦》中便讨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晓航不认为自己算是个“科幻作家”,工科出身而爱好文艺活动的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创作中运用了科学元素,使之成为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已。他笔下的世界十分真实,有市井烟火气,甚至带着几分调侃;书中人物凭借着情感与欲望在行动,有着中产阶级的压力与烦恼,而科学是故事情节的推进器,也是与人性交相呼应的背景乐。《师兄的透镜》在架构上颇有阿西莫夫短篇的风采,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围绕着一个与科学有关的秘密、一个掌握真理的天才展开,却讲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故事,并融进了对人性,尤其是科学观照下的人性的深刻思考。新作《双生梦》则有了更复杂的架构、更丰富的情节,多线程交叉地描述了“模拟人生”式的科幻寓言:人们像是设计游戏一样为自己设计了“完美城市”,每个区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一旦落户到新区,就必须按照这一区域的规则来生活,以玩游戏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人们不仅造出了堪比真人的机器人,还能运用技术“提升”自己,成为身体机能超群的“进化人”。只要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就能获得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即便一切已经编织完美,人们还是莫名地想要追求“不确定性”,会为了爱、欲望、梦想、贪婪、虚荣等情感而突破规则。

恰如“微软小冰之父”、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李笛在《双生梦》新书发布会现场所言:“人其实就是规则之外的故障。”具体来说,我们称之为“人性”的部分,恰恰是科学最难以把握、规则最难以框

定的“故障”。对于一位程序员来说,bug(故障)是需要修复的问题,一个没有bug的程序才能流畅跑通;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工智能最大的困难,却又恰恰是模仿人性的故障。在发布会活动现场,面对“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吗?”这一问题时,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首席科学家宋睿华回应:不论是下棋还是诗歌创作,人工智能目前只能在很限制的具体场景下“胜过”人类,而综合人的各方面认知能力来看,人工智能与一个三岁的孩子差距还是很明显。她认为,从前科学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比爱因斯坦还要聪明的“人”,但这个目标是有问题的,真正的挑战是造一个像人的“人”,也就是有着各种人性“故障”的人。

有趣的是,晓航在《双生梦》中设置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情节:某位科学家和自己造出的智能机器人争论“科学是否能测量一切真理”,科学家认为“范式科学不能准确测量的都不是真理”,而她一手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却用科学之外的爱、宽恕、怜悯、自由来辩论,认为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科学无法进入的部分。这部小说里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人,在与人类长期相处之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缺点是自然人和机器人之间最大的区别,而这种“缺点”有可能恰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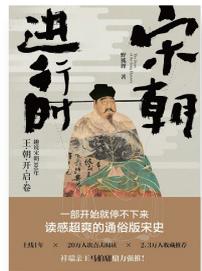
不可捉摸的人性,是科学原理难以限定的“故障”,也是现实世界中最为迷人的秘密。聊天时,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可能是智慧的闪光;相爱时,正是未知的情感洪流让人无法自拔。在规则所构建的世界中,“故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却可能是出口所在。

■白杏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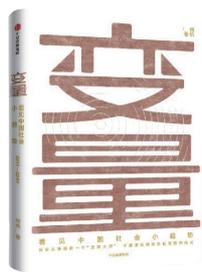
《成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
作者:米歇尔·奥巴马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成为》一书讲述了米歇尔童年的生活以及职业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还披露了一些白宫生活秘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该回忆录是“深刻的个人经历”,正如书名“成为”一样,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人。



《宋朝进行时》
作者:野狐狸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宋朝进行时·王朝开启卷》讲述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历史,主要内容为宋太祖的早期经历,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消灭割据政权完成统一,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奠定基本格局,烛影斧声谜案,宋初年和辽的几次战争,文治状况的形成等,以宋太祖为中心人物带动事件、人、制度、文化融为一体,轻松好读。



《变量》
作者:何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记录了何帆过去一年走遍11个国家37个城市的观察,大国博弈、技术赋能、新旧融合、自下而上、重建社群……从中可以读到新的世界格局形成背后的原因,看到新的商业模式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为社会消除戾气偏见等。

■王子蔚

和崇明岛一起慢慢长大



《无尽之夏》
蔡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蔡骏的《爱人的头颅》《幽灵客栈》《荒村公寓》,是为数不多的专写恐怖、惊悚、悬疑类小说的作家。《无尽之夏》完全不像他此前的任何一本悬疑小说,开篇扑面而来一股潮湿闷热的气息。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年轻的女教师聂倩失踪。16岁的我是聂倩最喜欢的学生,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酷爱推理小说的我,断定

老师被出租车司机绑架,被掳往崇明岛的海岸线,危在旦夕。那年夏天,中考失败的我不知向何处去。我决定去崇明岛,拯救老师,拯救自己。但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伙“问题学生”——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各自面临不同的青春困境。六个少年结伴远行,前往台风登陆的黑夜。这是一次荷尔蒙之旅,自我救赎之

旅,目击历史之旅,更是我们这一代的成人礼。

蔡骏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国家地理绘图员,后来却因为机缘巧合成了一名悬疑小说家。2000年底,蔡骏和一个网友聊天,说想写《午夜凶铃》那样的小说。那时候,互联网上传播着一种“女鬼病毒”,被网络“病毒”入侵后的电脑屏幕会突然跳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蔡骏从中捕捉到了灵感,次年就发表了处女作《病毒》。恐怖、惊悚、离奇,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文学模式迅速蔓延开来,一发而不可收。他被誉为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自2001年起,已出版《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最漫长的那一夜》《天机》等30余部作品,累计发行1400万册。这样一位类型小说的畅销书作家,却在四十岁生日时出版了一部可以视作严肃文学的作品。他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艰难地做出了尝试和改变。

与以往的单刀直入、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的风格不同,《无尽之夏》让人进入得有些艰难。大量冗杂的环境描写、似乎漫无目的的背景交代,可能你会发现读了三分之一后,故事才真正开始。蔡骏所写的创作谈的题目便是《无尽的夏天、青春与上海》。蔡骏记忆中,从“安比”、“云雀”、“摩羯”到“温比亚”,仿佛台风无穷无尽,夏天也无穷无尽。就在“安比”登陆崇明岛的那一夜,他自然想起了1997年的台风“白鲸”。“白鲸”是蔡骏在《无尽之夏》中的虚构,但1997年的“我”和我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少年与青春,却是非虚构的。

对蔡骏来说,崇明岛的长大是地理意义上的。经年累月,长江泥沙淤积导致崇明岛与上海周边的许

多岛屿面积越来越大,今时今日的崇明岛已然与四十年前不同。而上海的生长则是社会层面的。四十年前,蔡骏的父亲是一名生产石油机械设备的工人,他在市区长大,与同龄伙伴们一起见证了上海四十年前的巨变,看着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为一座两千多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第三种“长大”是人的长大。在小说结尾,蔡骏特意安排了一场同学聚会,当年懵懂无知、穿行在上海大街小巷的一帮孩子们,都感受到了岁月的沧桑。

小说中“我”要走过的路,也不止一条苏州河,而应跨越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远远超出城市的边界线,甚至渡过茫茫的长江口,前往一座无比陌生的大岛,位于长江与东海之间,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蔡骏看来,若说上海代表一个城市的中国,崇明岛就代表一个乡村的中国。它们如此截然不同,却同处于一个上海之内,被长江一分为二。20世纪90年代以前,它们在上海内部是被黄浦江一分为二的,幸好有1990年浦东的开天辟地。

蔡骏虽然怀旧,但并不惋惜。“我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我的成长记忆是外滩背后的古老大厦、蜿蜒略带黑臭的苏州河、父母单位分配的六层楼新工房,还有沪西工人文化宫与长寿路沿线的几大工厂——我爸爸的工厂也在其中,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子弟,我目睹了那些工厂一一消亡,连同我读过的小学 and 中学都被夷为平地,如今成了高档楼盘与夜总会的大门。”他在创作谈中写道。今天肯定比过去好,我们都在与崇明岛,与上海,与千千万万座中国城市一起长大。